

# 太后与我

德龄公主清宫回忆录

德龄公主 著  
刘雪芹 译

经典插图  
\*\*珍藏版\*\*

EMPERESS DOWAGER AND ME

☆揭秘慈禧晚年生活 ☆披露晚清政治风云 ☆诠释宫廷生存法则



# 太后与我

德龄公主清宫回忆录

德龄公主 著  
刘雪芹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后与我——德龄公主清宫回忆录/德龄公主著;刘雪芹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2

(天一经典人物传记)

ISBN 978-7-5354-6128-5

I. 太… II. ①德…②刘… III. 德龄(1886~1944)—传记 IV. K837.1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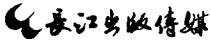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9971号

策 划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C座6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mailto:hb_tianyi@yahoo.com.cn)

出 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 太后与我——德龄公主清宫回忆录

著 者 德龄公主

译 者 刘雪芹

责任编辑 毛季慧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6128-5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前 言

### ——德龄公主简介

本书的作者为清朝高级官吏裕庚的女儿德龄公主(1904年她被慈禧太后晋封为郡主),她写作此书是因为她有着特殊的经历。裕庚,满族正白旗人,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最进步的政府官员之一。裕庚很小就进了军队,曾参加过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中法战争。1895年,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担任一个副职,战后又以公使身份出使日本,1898年回国,任总理衙门(全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总理一职。1899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公使前往法国,在这一职位上待了四年。



着外国服装的德龄公主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极端保守和反动,裕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中国的改革事业。他帮助确立了邮政服务在中国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却在对税制进行改革、对军队和海军进行现代化改造时遭遇了失败,这些活动都太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了。他于1905年去世。

裕庚的进步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子女的教育上。众所周知,他让自己的女儿们接受了外国教育,这在当时的满族官员中几乎是前所未闻的,因此遭到了一些人的弹劾,说他倾向外国、拥护革命。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他让自己的孩子在外人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早期教育,后来又让女儿们前往法国,进修女学

院学习。本书的作者德龄公主就是在那里完成学业并从那儿进入社会的。回到中国后,德龄成了慈禧太后的第一宫廷命妇,这本书就是以她在此期间的经历写成的。她的这一身份使她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使她能够对这位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举世皆知的女人做出独特的观察与评价,因而使我们得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这位近代中国最不平凡的女性。

后来,她因父亲病重而离开皇宫,到上海服侍生命垂危的父亲,期间,与一位美国人塔多斯·C·怀特订婚,从而结束了她与清宫的所有职责和关系。她于1907年5月21日与怀特结婚。由于与宫中的朋友们在骤然之间失掉了联系,她只好满足于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字,这部回忆录,就是在这一情形下的产物。在这部书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最著名的女人——慈禧太后的所有规矩、习俗以及她宫廷中所特有的气氛,都以一位满族妇女亲聆目见的亲切性,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托马斯·F·米拉德

1911年7月24日于上海

#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引子 .....	1
第二章 初入颐和园 .....	9
第三章 在颐和园里观戏 .....	17
第四章 和太后共进午餐 .....	27
第五章 陪太后接见外宾 .....	33
第六章 做第一宫廷命妇 .....	39
第七章 宫中琐事 .....	49
第八章 宫廷命妇 .....	61
第九章 光绪皇帝 .....	71
第十章 皇后 .....	83
第十一章 满族新衣 .....	95
第十二章 太后与美国公使夫人 .....	105
第十三章 太后的画像 .....	121
第十四章 皇帝的生日 .....	139
第十五章 中秋节 .....	153
第十六章 颐和园 .....	163
第十七章 太和殿 .....	175
第十八章 春节 .....	185
第十九章 西苑 .....	195
第二十章 尾声 .....	205

# 第一章



## 引子



慈禧太后与德龄公主姐妹及姐妹俩的母亲

去颐和园也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我很想看看那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可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我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北京,或者确切点说,都不是在中国度过的。



1903年1月2日,我的父亲和母亲,即裕庚和裕庚太太,带着全家,在一大群随从人员的陪同下到达上海。随行人员中除了第一秘书、第二秘书及其家属、仆人外,还有海军和陆军武官、其他官员及其家属和仆人等,总共五十五个人。我们是在父亲结束了他在法国的四年大使任期后,乘坐 S. S. 安南号远洋轮船从巴黎回到上海的。我们到达的那天,一点儿也说不上喜悦,因为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要让那么多的人离船上岸并安置好住宿的地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更别说还有那么多的大包小包等等数不清的行李了。从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旅行过程中,那些公使官员们或仆人们是一点儿也靠不住的,所以,对所有人与物的照管都不得不落到了我母亲的身上,而我母亲以她的行为也表明了无疑她是处理这一类事务的天才人选。

我们从远洋轮上下来,换乘一艘小游艇,在法租界外的码头上下了船,上海道台(上海最高长官)、上海地方长官和其他的官员都身着官服,来到码头迎接。道台告诉我父亲,说他已经安排了天后宫作为我们在上海的下榻之处。但我父亲拒绝了这一安排,说他已经从香港打了电话,在法租界的殖民旅馆订好了房间。1895年,我父亲被任命为驻日本的公使时,我们曾路过上海,可没少吃这个寺院的苦头,现在可不想再品尝第二次了。这个建筑很古老了,年久失修,很不方便。它最风光的时候无疑是美丽的,但现在只能任其颓败。按照官方的规矩,地方官理应为路过的朝廷命官安排好住的、吃的,拒绝他们的好意当然是不合适的,但我父亲一向很独立,礼貌地拒绝了所有的帮助和提议。

最后我们终于安全地到达殖民旅馆了。一到那儿,我父亲就发现有两封朝廷来的电报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了。这两封电报命令我父亲马上进京。当时天津港已经冻住了,从这条路进北京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我父亲当时已是重病之躯,事实上,他基本是在医生的监管之下,所以,另外一条唯一可行的路径,即从秦皇岛进京,这也是不可能的,这条路太长、太累了,超过了我父亲身体的承受能力。鉴于这些情况,我父亲向京城里打了一个电话,请求等渤海湾解冻之后再启程,届时,我们将乘上海发往天津的第一艘火轮到京。

我们是在2月22日那天离开上海的,26日到达天津。按照规矩,天津的道台和众多官员也到码头迎接,与我们到上海时的情形一样。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礼仪,是所有回国的官员都必须履行的。一到达中国大陆,当地政府就应安排这些回国的朝廷命官与当地的总督或最高朝廷官员

一起请圣安(即拜祭和平之神)。这种活动道台是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等级还不够。所以,我们一到达,袁世凯就派了一个官员来与我父亲商量举行这一仪式的时间和地点,他当时是驻天津的直隶省总督。这个仪式是很堂皇的。当一切安排好之后,我父亲和袁世凯便全套礼服披挂,他们穿一件绣有龙纹的长袍,外罩红黑色七分长的马褂,挂一串朝珠(琥珀的),头上是一顶插有孔雀翎的帽子,上面是红色珊瑚顶子,前呼后拥地去到万寿宫——这个宫殿是专为进行这类仪式而修建的。此时那儿已经聚集了许多下级官员专门迎候着。这个宫殿的后半部分有一张很长很窄的桌子,上面搁着皇帝和皇后的牌位,上面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督,这会儿可以说是袁世凯,和其他官员先行到达。袁世凯站在桌子的左侧,其他人员则从前桌角开始,依次往后,站成两行。过了一会儿,我父亲到了,他直接跪在桌子中央,说:“啊哈,请圣安!”做完这个仪式后,我父亲马上站起来,恭问皇上和太后身体是否安康。袁世凯回答:太后、皇上圣体安康。仪式便到此结束了。

我们在天津待了三天,于29号回到北京。经过这一路劳顿,我父亲的身体更差了,于是,他请了四个月的病假,这一请求被太后照准了。当时,我们家赴巴黎之前新修成的漂亮公寓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了——这一事件使我们家遭受了将近十多万两银子的损失,回来后,我们只好租了一所中国式的房子搬了进去。我们原来的老房子也并不全是新的,当时我们买下那块地方时,上面就有一座非常不错中式宅院,它是一位爵爷的宫殿,我们仅做了部分的改造,就把它变成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带有西式风格的园子。老房子上所有美丽的硬木雕刻都利用在了这所新房子上。我这里之所以说是“西式风格”的,是指我们根本就没有全部拆毁原来的中式老房子,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修改,如将门啦、窗子呀、过道呀、装饰呀等等改了改,一所中国屋子就可以变得带有些洋味了,而房子的整个布局、庭院等等仍保留着中国原有的风格。我们这所房子像所有北京的中国宅邸一样,是那种蔓延的庭院式的,里面回回环环、曲曲折折,占了差不多十来公顷地。我们在离开北京去巴黎之前,刚刚完成对它的装修,搬进去住了不过四天,然后它就被烧毁了。失掉这样一所好房子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一桩伤心事,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来修整它、装饰它,钱和时间都是可观的。然而,中国的朝廷命官一生中要遭遇很多的风险与损失,而这不过是许多需要他们忍受的人生考验中的一件。

北京大户人家的宅邸大都修得很开阔,占地甚广,我们的老房子也是这么个格局。它里面分有十六个小院落,房子都只有一层楼高,总共有一百七十五

个房间。它们形成了一种四边形的格局，面对着院子，而院子则对整体起着一种协调补充的作用。这样安排整所住宅，你不用走出家门，仅通过廊道，就可以从一地走到另一地了。这些廊道都修在房间前面，用玻璃封闭起来了。读者们可能会奇怪，这么多的房子我们家用得过来吗？然而，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有许许多多的随从，如秘书呀、中文书记呀、信使呀、仆人呀、马夫呀、小侍童呀等等，这么多的人用掉这么些房子还不是很困难的事。

我们家的这所宅邸环绕整座房子的花园是按中国式格局布置的。园中开挖了一些小小的湖泊，湖里放养着金鱼，湖中盛开着美丽的莲花。湖与湖之间用桥连接，湖的四围有轻拂漫扬的垂柳。湖边陆地上是穿梭往来的小径，小径两旁则是一些造型别致的花圃，花圃里生长着各式各样的鲜花。1899年我们启程前往巴黎的时候，正是六月，花园里到处姹紫嫣红，树木也青翠欲滴，这一片风景真是谁见了谁爱。

现在我们在北京没有了自己的家，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所以，还在天津的时候，我父亲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要他帮忙找一个住处。费了一些周折之后，房子终于找着了，说是一处名宅，后来我们发现那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那是义和团起义被中外势力联合镇压之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代表团签订条约的地方，也是他撒手人寰的所在。我们是李鸿章死后第一个搬进去住的人家，因为中国人很迷信，他们害怕在那儿居住，会遇到鬼之类的什么东西。我们很快地将自己安顿好了。虽然在我们决定搬进去住时，许多要好的朋友都劝告我们不要搬进去住，会出事的，但是在我们居住期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闹鬼的事。当然，鉴于我们已经在战火中失去了自己的家，我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害怕是情有可原的。

房子烧毁使我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而这损失我们从没有得到过补偿，因为我父亲作为朝廷的命官，除了要承受丢官卸职的风险外，如果还想将所受到的钱财方面的损失补偿回去，结局将会是很坏的。所以，一个朝廷官员一旦服务于他的国家，就不能考虑他本人或他的家庭，在这之中所遭受的任何个人损失都要毫无怨言地承受。

1903年3月1日，庆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振来看望我们，说太后希望马上见到我母亲、我姐姐和我，明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就要到达颐和园（万寿山）。我母亲告诉庆亲王，我们这么些年在外国居住，一直穿的是外国服装，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满族衣服可穿。他回答说，他已经将我们的情况禀报给太后了，顺便也说到看见我们穿的都是欧洲服装，太后说我们不一定要穿满族服装去见她，她

将很高兴看到我们穿着欧洲服装的样子，这将使她有机会了解一下外国人的着装方式。我和我妹妹对于穿什么样的衣服去见太后着实为难了一阵子。妹妹希望穿淡蓝色天鹅绒长裙，她觉得这个颜色特别适合她；而我呢，想穿红色的天鹅绒长裙，因为我觉得这种颜色会让太后感到高兴的。打小的时候起，我母亲就将我与我妹妹的衣服做得一样，她有什么我都有，我有什么她也有。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我获得了胜利。我们俩都身着红色天鹅绒法国晚礼服，戴一顶上面缀有羽毛的非常可爱的红帽子，穿的是同样颜色的鞋子和袜子。我母亲则穿一件漂亮的湖绿色雪纺绸长裙，上面绣着淡紫色鸢尾花，周围镶着淡紫色的天鹅绒边。她的帽子是一顶很大的黑色天鹅绒帽，上面插着长长的白色羽毛。

由于我们住在城中心，所以，去颐和园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乘轿子。从我们家到颐和园的路程大概是三十六华里，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所以，我们需要早上三点钟就出发，这样才能保证准点赶到。实际上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颐和园，一听庆亲王说起此事，我们非常高兴，自然都希望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准时赶到那里。去颐和园也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我很想看看那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可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我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北京，或者确切点说，都不是在中国度过的。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出生时，我父亲没有在朝廷所设的满族孩子出生登记簿上登记过我们的名字（我和我妹的），所以，直到我们从巴黎回来，慈禧太后一直不知道裕庚还有两个闺女。我听父亲说起过，他之所以不愿意在登记簿上登上我们的名字，是因为他希望让我们尽可能受到最好的教育，而这样做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让太后知道我们的存在。除此以外，按照满族的传统，所有二等以上满族官员的女儿，年满十四岁以后，都要去宫里参加选秀女，这也就是让皇上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选妃子，慈禧太后就是这样被咸丰皇帝选中的。可是我父亲对我们有其他的计划和野心。

我们那天早上凌晨三点钟就出发了，每人坐一乘四人抬的轿子。当时天还完全是黑的。走这么远的路，轿子中途要换一下班，所以，每顶轿椅实际上是八个人抬，三乘轿就是二十四个人，这还不算每顶轿子充当轿头的人。除此以外，每顶轿子后面要跟三个武官、两个仆人，他们都是骑马的。再有三辆马车，供暂时不抬轿子的轿夫和其他人坐。所以，这一支队伍加起来总共是四十五个人、九匹马、三辆马车。

轿子的周围围着漆黑的布面，坐在里面，我感到很紧张。没有别的东西打

破夜的寂静,只除了轿夫们彼此粗声粗气地喊着小心石头、或小心有坑(路面感觉十分不平)之类的叫声,还有马蹄踏在路面上发出的声音。对于那些从没有远距离坐过轿子的读者们,恐怕很难体会这种旅行方式,可以说它是十分不舒服的,你不得不安安静静地坐着,而且绝对要保持挺直,此外,轿子还有可能突然倾倒到一边。这次旅行是如此漫长,我在轿子里都感到自己快要变僵了,终于到达颐和园的大门了,此时除了累的感觉什么也没有。



## 第二章

### 初入颐和园



慈禧太后及其随从

我们被告知有可能留在宫里,我想如果这件事真有可能发生的话,我或许就能影响太后了,让她赞成改革,这样就能对中国做出一些有意义的贡献了。这些念头使我感到很兴奋,当时我就作出决定,我将要做一切我所能做的,运用我所能运用的一切影响,促进中国的进步和昌盛。



我们走到城门边时——这里大约离颐和园还有一半的路程，城门位于我们家与颐和园中间的位置上——守城门的人给我们打开了门，让我们过去。这使我们感到很吃惊，因为所有的城门都是在晚上七点钟关闭的，除非特殊原因，不到第二天早上城门再也不会打开。我们问了一下守城门的人为什么给我们开门，他们告诉我们说上边有命令，让他们放我们过去。那些管事的官员穿着官服站成两排，在我们经过时向我们致意。

我们通过城门时天仍然没亮，我想起了在我这短短生命里所发生的许多往事，而这一次最是奇特。我不知道太后长的什么样，她是喜欢我呢，还是不喜欢我。我们被告知有可能留在宫里，我想如果这件事真有可能发生的话，我或许就能影响太后了，让她赞成改革，这样就能对中国做出一些有意义的贡献了。这些念头使我感到很兴奋，当时我就作出决定，我将要做一切我所能做的，运用我所能运用的一切影响，促进中国的进步和昌盛。当我正在憧憬这些美好的未来时，一抹淡淡的红色出现在天边，预示了这将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而事实也证明如此。当天光变得越来越亮，周围的一切景致都能够分辨清楚的时候，我的眼前便出现了一种十分动人的景象。我们越来越接近颐和园了，我看见一道高高的红色宫墙曲曲折折地从一座山伸展到另一座山，将整个园子包围了起来。红墙上和宫殿的屋顶上覆盖着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在晨光里它们闪着炫目的光芒，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不同样式、不同大小的佛塔从我们的眼前掠过，我们来到了海淀村，从这个地方到颐和园还有四华里路。官员们告诉我们只剩下很短一段路程了。这是一个好消息，我还以为我们永远到不了了呢。海淀村是一个漂亮的小乡村，到处是用青砖修建起来的一层高的房子，它们干净而整洁，这种干净整洁的房子在中国北方的乡村中比比皆是。孩子们都欢叫着跑出来看经过的队列。我听到人们议论说：“这些小姐是到宫里面当妃子的。”这话让我感到十分开心。

离开海淀村不久，我们就来到了一座牌楼跟前。这是一种很美很美的中国古建筑，上面雕着龙画着凤、绘着人物山水。这时我们也看到了颐和园的大门，就在我们前面不到一百码的地方。这些门牢牢地嵌在环绕着园子的石头墙里，中间是一道大门，两旁是两座小门。中央的门只有太后、皇帝进出时才能打开。我们的轿子停在左边的小门前，当时它正开着。在这些门的外面，大约五百码远的地方，有两座房子，这是供把守宫门的人晚上待的。